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復賢
民科

不用人
除限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九

高宗皇帝九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改元 復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科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官講求

然未有應者 金兵攻天水縣知縣事趙璧等不屈

皆殺之 丁未言者論大臣用人之際當惟其賢不必

以嘗經堂除為限先是呂頤浩當國患請謁者眾乃

揭榜省戶曰未經堂除者不得投牒求官言者以為

如此則宣政之間倚權貴之門超取顯美者皆在所

收豈無韜晦自重不願為人所知者其何以來天下

之士而濟艱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守 戊申江南

激俊功 復東路 分東路 湖西
張立 江西 湖西

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後數日俊入辭頗言
李成兵衆 上曰汝將全軍設為朕攻一郡若何俊
曰臣朝至而夕可入也 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
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為俊大以為然 上因謂俊今
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為無功 上曰如
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
悚承命 尚書省言岳鄂道遠請還隸河北復江池
路為江東西路置帥司於江池又分荆湖諸司之在
江南者為湖東西路置帥司於鄂鼎口馬進陷江州
李成聞州已陷乃渡江入城 己酉金兵攻揚州
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子

命舉
縣令

定履
歷制

許百
官旬
休

夏絹
折價

詔京官知縣並堂除內外侍從官限三日各舉可任
縣令者二人犯賊連坐又詔不歷縣令人勿除監司
郎官不歷外任人勿為侍從著為永法於是從官有
互舉其子為縣令者而子又皆貪贓論者惜之

龜鑑曰不歷縣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不除侍
從嚴失舉之罰頒考課之條定內外更迭之法而
命官之道得矣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事上曰一
日休務不至廢事使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
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朝夕何補也戊午戶
部侍郎孟庾言兩浙路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

錄普孫
趙子

詔太祖
後封

詔行恤
奉寬事
范旺
賊

萬餘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 庚申銀青光
祿大夫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詔趙普佐命元
勲視漢蕭何宜訪其子孫量才錄用 辛酉手詔曰
朕念 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 神祖詔封
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之末以
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
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
癸亥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自宜悉意奉行
違者監司按劾御史臺察之 初順昌盜余勝等作
亂土兵陳望與射士張袞謀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
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爲

更禁
衛名
皇城
司
得御
將術

日有
黑子

秦檜
怒孫
觀啓

虐是無天地也兇黨怒剔其目而殺之旺妻馬氏聞
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又殺之後爲立祠號忠節
二月庚午改行宮禁衛所爲行在皇城司 辛未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衢信來者皆稱張
俊軍行極整肅 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
七人矣范宗尹曰臣已以書獎其美 上曰待亦作
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謹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
守曰陛下深得馭將之道 己卯日中有黑子 辛
巳禮部尚書秦檜參知政事龍圖待制孫觀時知臨
安府以啓賀檜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
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

復書
省秘

張浚
端曲

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爲譏已始大怒之 壬子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言故事當避殿減膳今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虛文搖動羣聽望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 上曰日爲太陽人主之象豈闕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民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至爲災也 丙戌復祕書省仍詔監少不並置置丞郎著佐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馬軍倒那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持

王曲不
庶端相

汪馭三
藻將說

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授參議官浚徐念
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
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事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
端深乃盛言端反有實跡者十秦鳳副總管吳玠亦
懼端嚴明譖端不已庶因言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
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為端訟寃浚亦畏其得衆
心始有殺端意矣 壬辰雨雹 癸巳翰林學士汪
藻上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
別之以分大略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
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廟堂者具瞻之
地今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又

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諸將
將在焉且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則利於公不利
於私者必不以爲可行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爲
可罷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
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
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其功矣何難乎弭盜何愛乎過
敵哉至於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
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
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損庶乎其可爾外之可損者軍
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軍中之泛取又言自古以兵權屬
未有不貽患者今

諸文將
臣詆

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以漸消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詆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爲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張邦昌爲僞楚劉豫爲僞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兩塗若冰炭之

川陝
類省

呂頤浩
支料
月糧

不相合矣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
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
州類省試自是行之至今 宗維既得關中地遂悉
割以予偽齊關陝之陷也士大夫守節者甚衆 三
月戊戌朔自駐蹕南京以來軍士日給百錢比數十
日一搗設前是水軍統制官崔增以其衆萬有千二
百人降于呂頤浩頤浩始用舊法按月支糧及料錢
於是增一軍月費錢四萬四百緡米七千五百斛視
五軍所給月省萬五千餘緡 庚子宣撫處置使張
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 上謂輔臣曰浚放
罪詔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後見其過即

信用
張浚

魯詹
止盜
利害

五更
初覽
奏報

不用
戚里
管軍

重譴之浚未有失安可罷也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
須得勝浚者乃可易 上曰有才而能辦事者固不
少若孜孜爲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浚
乃得安 甲辰福建轉運判官魯詹條具止盜利害
請擇令尉罷免行錢糶米賑濟減殘破縣分上供銀
上諭輔臣曰詹所奏切中時病皆可施行 上因言
朕每日五更初盡覽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略盡乃出
視朝蓋 上勤政如此 丙午責授定國軍節度副
使王宗濞復忠州團練使以赦敘也 上曰宗濞自
可用但當時用非所宜兼戚里不當管軍張守曰
祖宗時亦有戚里管軍者 上曰要是擇才只今諸

張俊
復筠州

張俊
破成李

戚里豈能管軍范宗尹曰誠如聖訓 庚戌江淮招

日昇西略九

六

討使張俊復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
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之
必矣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
月餘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荅狀以驕
之敵謂俊為怯戰俊諜知彼稍怠乃議行岳飛請自
為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其不意遇其
先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背筠
河先守要地沂中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勝願以
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陳思
恭分為兩道同出山後俊嚴陣以出鏖戰至午精騎

張榮
敗敵

自山馳下敵駭亂退走大敗之後遂復筠州臨江
馬進復還江州與成會俊整兵追之 壬子先是張
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
守金左監軍昌以舟師犯榮水寨榮□□□□載
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謂其衆曰無慮也金人
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岸我捨
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
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餘
衆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壻益輦俘馘甚衆榮聞劉
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
榮知泰州 初推南恩州陽江縣田鹽縣有潮水所

推恩田

行魯
詹寬
恤事

李象
乾象
通鑑

獻太
祖實

浸田一項二十四畝提舉鹽茶司募民墾之置竈六十有七歲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淨息錢萬九千餘緡遂命官領其事後二年又增萬二千緡甲寅詔罷免行錢州縣官市買方物知民間之直違者以自盜論始用魯詹之言也先是改元德音已減閩中上供銀三分之一是日又減建劍州銀半分令福建轉運司允糴米二萬斛充賑濟初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季寓居婺州乃命本州給札上之自渡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獻太祖實錄國朝寶訓後八九年而國書始備己未張俊捷奏至上諭輔臣欲赦季成軍

志在
一統

却孔
彦舟
獻玉

張俊
復江
州

中脅從者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 上曰
祖宗基業宏固偶值多難故劉豫李成等輩跋扈獨
獷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
須一統乃已耳 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言於
潭州池中得美玉可爲御寶乞遣人宣取詔御寶已
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其母進
甲子始下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
度使賜銀萬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
旣敗江淮招討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
元據草山設伏俊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
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絕江

張俊
鐵山軍

盡失
陝西地

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追擊
又大敗之成復還蘄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宣
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本司參謀官王庶知興元府
兼利夔兩路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留統制官王宗
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庶守時敵騎已破福津
蹂同谷迫武興浚遂退保閬州於是盡失陝西地但
餘階成岷鳳兆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
山原而已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絕師旅寡弱庶
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
月有衆二萬夏四月庚午尚書戶部侍郎孟庾請
諸路無額錢附經制起發從之於是通鈔旁定帖文

增七
色經
制錢

復合
祭天
地

留意
軍器

上供
折納

賣糟等錢凡七色 甲戌詔修日歷 丁丑刑部尚
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
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于明堂奉 太祖 太宗以
配天庶幾禮專事簡從之天地復合祭自此始 戊
寅張俊捷奏至 上謂輔臣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
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朕計五軍見甲已四萬
范宗尹曰得十萬粗足 上曰可足成之財固當惜
然於此不宜吝也 庚辰 隆祐皇太后崩于行宮
之西殿 壬午詔江浙諸路上供紬絹半折見縉三
千仍易輕賫赴行在 辛巳進呈程俱劄子名臣列
傳止是節本合與不合錄呈 上曰初止令進 累

朝實錄蓋欲盡見 祖宗規模此是 朕家法要得

遵守既退范宗尹已下歎仰者久之

臣留正等曰帝王之道雖同其法則不必同忠質
文異制同歸于治蓋因時制宜各自爲一代之法
夏商周之子孫得以憲于先王傳世數十而長久
者也 太上皇帝欲盡見 祖宗規模且曰此是
朕家法要得遵守則是中興以來致治之效皆由
於此今日尤當率循而不忘也

癸未桑仲陷鄧州殺知汝州王俊 丁亥詔權貨

務遵守茶鹽見行成法不得毫髮改更務令上下孚
信入納增廣 宣撫處置使張浚殺曲端于恭州端

守茶
鹽法

張浚
殺曲端

既為利夔制置使王庶所譖知渭州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恐玠不自安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繫之維之糊其口燬之以火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西人以此益非浚然議者謂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端一搖足秦蜀非朝廷有雖殺之可也

龜鑑曰趙哲之誅孔明之誅馬謖也曲端之不用亦孔明之不用魏延也至於殺之太過矣況曲端威望敵人素攝富平之戰詐立端旗猶足以懼之則端之死為可惜也然殺曲端而失關陝浚之過也用吳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

許亭
折戶稅

乙未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納二稅依皇祐專法計實直價錢折納鹽貨先是兩浙轉運司以罷給蠶鹽令輸本色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奏亭戶以煎鹽為生未嘗墾田於是申明行下五月己亥主管江州太平觀李弼孺勒得初范宗尹薦弼孺使領營田遂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口確奏弼孺淫汙狡口

知小
不可用

媚事朱勳宗尹曰固知弼孺小人然但欲使之勸耕
故有此命 上曰君子易疎小人易親不知者無如
之何既知弼孺小人安可不疎今日知田事者應別
有人可勿召也弼孺怒上疏訟確所言誣誕故有是
命

臣留正等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邪正一辨
賢人君子常聚於本朝而儉倭小人不容倖進以
害治道一或涇渭不分牛驥同皁則邪正雜揉往
往生事以產亂天下可得而治乎 太上皇帝宣
諭輔臣深戒小人之勿用蓋邪正辨則朝廷治天
下不足以理矣治道要務孰有先此者豈特垂訓

輔臣而已哉真足以昭大訓於無窮也

辛丑御筆犒賞諸軍一次范宗尹奏自犒賞後已

近五旬上曰朕不欲數犒凡三月可省一次今財

用止出東南數十郡不免痛加節省若更廣用竭民

膏血何以繼之宗尹等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幸

甚癸卯上出大宋中興之寶及上皇所獲元

圭以示輔臣寶口上新刻者其玉明潤視定命寶猶

大半分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敘董

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為非帝王之事上曰

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

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

不數
犒軍

刻中
興寶

論學
問學

和尚
之捷

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
烏魯折合戰於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晟之從姪
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兩道入攻。沒立自鳳
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璘
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間隔絕，軍儲匱乏，人無固
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慕容陳遠猷夜入告玠。遽
召諸將厲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為備。益力。是
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擊之四戰皆
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棄馬遂敗去。後
三日沒立自犯箭箬關。玠遣別將擊之。二將卒不能
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雹。翌日引去。張

敦捕
李仁

復試職
郭威
館召

浚錄其功承制以玠爲明州觀察使璘爲康州團練使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 丙午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虔賊李敦仁獲捷時呂頤浩猶在告參議官李承造以聞 上曰頤浩大臣義當體國江西盜賊非張俊未易辦頤浩須少推之如廉藺相濟乃可可趣令視事李回請上親扎富且柔又乞遣中使撫問 上從之 詔承議郎范同宣教郎勅令所刪定官劉一止修職郎王洋並召試館職初復故事也 郭仲威爲劉光世所執仲威與李成有舊欲往從之又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手擒之 己酉詔以米價貴諭積粟之家能

納粟
補官

死囚
降等

三衙
無兵

斬郭
仲威

選育
宗子

對修
政和
嘉祐
敕

糶三千斛以上補官有差 辛亥詔以道路未通諸
路死囚應奏獻者權令降等斷遣 郭仲荀權主管

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來三衙實無兵名存而已

邵青以舟師犯太平州 癸丑詔斬郭仲威於平江

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故就誅之 甲寅趙令憲知

南外宗正事 上命令憲往泉南選宗室子育之宮

中故有是命 戊午權工部侍郎兼詳定重修勅令

韓肖胄言對修政和嘉祐敕成 復置太府寺丞以

承奉郎章億為之措置印給茶鹽鈔引 沅州言本

州自熙寧末為郡始創營田招置弓弩手四千人靖

康調發往往不歸今軍食窘急乞以闕田募民承佃

復
太
府
丞

招
沅
州
弩
手

拘
甲
頭
錢

招補弓弩手二千人餘助歲計從之先是鼎澧辰沅

靖諸州以地接蠻徭溪峒故熙豐間排置弓弩手五

郡合萬三千人散居邊境教以武藝無事則耕作自

贍有警則集而用之最為利便後全軍調發應援河

東或死或亡其法浸廢矣 朝散郎呂安中言舊官

給錢募戶長催稅近已差甲頭宜椿其雇錢用助經

費詔諸路提刑司拘收赴行在既而言者以差甲頭

不便者有五於是甲頭不復差而者戶長役錢因不

復給 己未祕書少監程俱言見修日歷乞下諸州

搜訪建炎元以後卽報及所被受朝旨文字仍於

中外臣僚先且取會二年事實應曾任宰執行在

營荆
始田南

直齋
官以承

職事官有日歷合載事件如政事弛張臣僚黜陟刑賞征戰凡所見聞或私自記錄或親承聖語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詔敕與公案官文書之類並令詣實抄錄回報以憑修纂從之 辛酉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所管五州絕戶及官田荒廢者甚多已便宜辟宗綱權屯田使樊賓副使募人使耕分收子利詔以綱為鎮撫司措置營田官賓為同措置官渡江後營田自此始其後荊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省縣官之半焉 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鬻通直修武郎已下官 上曰不至人議論否張守曰 祖宗時亦嘗有此第止於齋郎李回曰此猶愈於科斂百姓 上

邵招
青安

殺馬
進李
成遁

曰然大凡施設須可行於今可傳於後即善耳其後
遂止鬻承直郎以下官 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
州圍解 癸亥初馬進既為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
蘄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
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
狀以誤之後率衆攻險賊徒奔潰進為追兵所殺成
遁去以餘衆降偽齊 六月己巳初鬻承直修武郎
以下官承直二萬五千緡修武四萬五千緡 乙亥
張琪犯宣州 戊寅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
已當為攘却恢復之圖須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
可以一戰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而北此宰相黃

言者
論戰
守事

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
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
守矣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呂頤浩之過
也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卒大臣復
欲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
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
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
馴擾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搬輸
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賜措畫詔
三省樞密院措置 辛巳詔越州上虞縣丞婁寅亮
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寅亮之書曰先正有言

妻寅
儲言
貳

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
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
帝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恭惟陛下克己憂
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
繁前星下耀孤立無助識者寒心欲望陛下於伯字
行下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
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
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
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疏入上讀之大以歎
寤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從而薦之遂有是命壬
午張琪犯徽州甲申邵青復叛引兵趨江陰戊

子 上謂輔臣曰昨令慮選 藝祖之後宗子二三
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
南選之右僕射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 上曰
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
落可閔朕若不取法 仁祖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
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自昔人君惟堯舜能以
天下與賢其次惟 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聖明獨
斷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上合 藝祖實可昭
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
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以傳序 太宗此過堯舜遠
甚 上曰此事亦不難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

行伯選
字立

汰光令
兵世劉

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簽書樞密院事富且柔
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慮不足以奉承 上
曰且令廣求須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宗室
閨門有禮法者 上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
托否 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
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
辛卯輔臣進呈言者論劉光世軍中冗費 上曰
光世一軍蒐汰冗雜約留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
曰今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斛若留精兵三萬人
且汰其使臣之罷軟者可以足用 上曰俟作手書
與之如家人禮直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

翌日遣睿思殿祇候羅曹賜光世手書諭指仍以玉帶賜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九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

高宗皇帝十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桔生穗為瑞
奏之 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
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間有
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奇怪事
輔臣歎服

却祥瑞

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際相與至密國家將有失道
之敗則有災異以為之譴告然則政教之修明中
和之浹洽亦豈無符瑞以示其嘉祥乎然而古人
於災異則深警懼之於符瑞則重黜絕之何哉知

其有災異則戒信其爲符瑞則怠人之常情也去其怠而謹其戒則所益不知其幾何不然則徒以自慢而已奚益哉此春秋所以記異不記瑞而柳宗元正符所以謂不于其天于其人也 太上皇帝屢闢祥瑞之說至此乃以朝廷有賢輔鐵騎爲言豈非所以示其重默絕之意歟

龜鑑曰其於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畏天之誠靜坐內省以求蒼天之意慧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爲憂癸未風雷則深以邊方爲慮久雨則詔求言大雪則詔決獄枯枯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而不瑞枯枯麟鳳之獻可喜也吾寶賢能而不寶麟鳳獻

始川
除教官

封安
王郡

復天
文局
學生

芝草則斥獻甘露則貶於是而無喜祥瑞惡變異
之失

庚子新知澧州吳章為澧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
宣撫司後四川監司以敕除者始此 辛丑皇伯令

話為寧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
襲封久不決禮部負外郎王居正言燕王 太祖長

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 壬寅申

命有司討論濫賞 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

五十人天文局十人 甲辰詔祕書省長貳通修日

歷 丙午金左將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偽齊

劉豫不出迎使人言於昌曰豫今為帝矣若相見無

劉豫
得罪
于金

贈
劉摯

范宗
尹罷

拜之禮昌怒責之却其獻豫遣僞相張孝純隨而和
之昌卒不解 辛酉故追復觀文殿學士劉摯贈少
師後謚忠肅 呂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城
外大敗之琪走浮梁縣復還徽州 癸亥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初宗尹既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
僥倖者爭排之 上批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
可日下寢罷宗尹堅以爲可行即日求去 上曰天
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尚許言者極論若遽
沮遏祇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誰有損始宗尹之建
議也膺力贊之至是見 上意堅反以此擢宗尹遂

免論賞
討濫

頒令式
敕格

論安罪
王石

召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
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
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
詔書而持必于下於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
命吏部審量而已 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對修
嘉祐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
詔以紹興重修敕令格式為名自來年頒行 己巳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後四日以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 庚午直龍
圖閣沈與求試侍御史 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
在行新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

不胡老
錄唐功

引法
試官

命贈
追黨籍

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楊雄名世大儒乃爲劇
秦美新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
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是其心術已不正矣施之學
術悉爲曲說以惑亂天下士俗委靡節義凋喪馴致
靖康之禍皆由此也 士申吏部員外郎胡出將奏
其兄唐老靖康中嘗建議除 上爲大元帥且爲之
請謚 上曰當時之事亦偶然耳何功之云張守等
退而歎曰大哉王言 癸酉初命大禮後引試刑法
官自渡江久廢至是舉行 乙亥 上諭輔臣曰黨
籍至今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
舜民此四人名德昭著宜卽褒贈乃贈夬直龍圖閣

贈蘇
軾官

初相
秦檜

秦檜
二策
動天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
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簽書樞密院事富
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蘇
軾特贈資政殿學士 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
既免相位久虛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
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故有是
命 戊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雨並
直龍圖閣 制曰朕惟周表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
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
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
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賊禍於斯文甚矣尔願潛
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
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
以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
可行不疑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尚其明靈克享此
哉 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以明堂恩澤爲子
忠翊郎閻門祗候亮易文資許之諸將以文資祿子
孫蓋自此始於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已任孫正
平爲班行旣而亦請復授遂以爲例 庚寅提舉臨

李綱
復職

汪伯
彥觀
宮

江東
帥復
舊治

不爵
以示
私恩

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資政殿大學士 辛卯右司諫
韓璫論新除江東安撫大使汪伯彥為相誤國不當
用不報疏再上 上曰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
朕亦安得而私乃詔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職如
舊秦檜之少也嘗從伯彥游學至是伯彥雖罷帥而
因得職名蓋檜力也 九月甲午朔中書言池江二
州地勢僻隘失 祖宗分道置帥之意詔江東西路
帥臣復還建康府洪州舊治 乙未益州觀察使章
淵求差遣 上曰淵以 宣和皇后季弟義當躬睦
然其人素不循理難以出入禁闥故斥遠之朕不敢
以公爵示私恩密院可與一遠闕恐居官有過難以

強盜
不貸
死

職吏
官不
帶左
右

定賢
良科
式

行法已而以淵為福建路副總管 戊戌刑部奏軍
士黃德等劫殺案目其從二人俾于岸次刑寺欲原
死 上曰強盜不分首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食
生物懼多殺也盜於此時須當殺以止殺 己亥詔
文臣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字職罪人更不帶以示
區別用樞密院編修官楊愿請也其後選人亦如之
是夜雷 甲辰禮部言自今應賢良方正科乞並
用從官三人薦舉不如所舉者坐之故事閣試六題
以五通為合格及是侍郎李正民貢外郎王居正言
令復科之初使士大夫徒能記誦義疏亦無補於用
欲權罷義疏出題外餘如舊制詔兼於義疏出題仍

命六察
監糾司

諸路
造甲

惡席
益赦
文夸
大

以四通爲合格 乙巳詔百司稽違許御史臺六察
官彈奏以待御史沈與求援元豐故事有請也 丁
未尚書省請下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
衢婺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洪撫州各共千五
百福建千二百饒信州八百逐州令通判一負董其
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 辛亥合祭天地于
明堂 太祖 太宗並配赦天下時中書舍人兼直
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蒼懷悔禍之心羣策竭
定傾之力六師奏凱九扈成功爰舉宗儀聿修大報
上以夸大不悅 癸丑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拜少
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呂相
復順

甲寅初 上以席益草故文夸大惡之會益草呂
順浩復相制有曰朕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難
上尤不喜乃出益知温州

臣留正等曰詞翰之職所以代王言詞翰雖成於
人臣之手而其所以為言者若出於人君之口則
為得體若其夸大而稱美則是人君自大而自美
也豈理也哉然而人之常情莫不好大而悅美故
人臣之為是言者亦或不以為非今 太上皇帝
以赦文夸大為悖拂朕心而以麻制兼創業守文
之言皆以為太過黜當時詞翰之臣以見其心之
所不然者其為謙抑也至矣豈常情之所可度哉

屯河措
田南置

人糶用浩呂
門京敘順

戊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落職侍御史沈
與求言宗尹十九罪故有是命 己未尚書省言近
給賣新告價直太高變轉不行乞減修武郎爲三萬
緡承直郎爲萬五千緡從之 庚申初措置河南諸
鎮屯田侍御史沈與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閑之田
募人屯耕用爲籩落兼資儲餉此誠計之得者乃陳
屯田利害爲古今集議上下三卷 詔付戶部後亦
未克行 冬十月乙丑詔自今應京糶門人實有才
能者公舉而器使之庶幾人人自竭以濟艱難之運
時呂順浩爲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糶之門恐爲
言者所指乃白 上下此詔焉 參知政事李回不

勝非
朱

再招
安郡
青

置行
在宗
司

廖剛
論帝
王學

爲呂頤浩所喜力丐免罷爲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
州 丙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朱勝非分司南
京江州居住侍御史沈與求論勝非避事辭難故貶
己巳浙西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招安邵青旣而降
之 庚午戶部尚書孟庾參知政事 壬申詔行在
置宗正一司將內外宗司分寓廣潮泉三郡 上以
行在宗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 甲戌尚書吏部
員外郎廖剛守起居舍人剛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覽
羣書亦可謂之好學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援孟
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
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

和尙
捷原再

福羣生矣。乙亥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
吳玠及金人戰于和尚原大敗之。初宗弼會諸道兵
及女真兵合數萬人謀入伐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
先據鳳翔之和尙原以待之。宗弼遣浮梁於寶雞縣
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
弩與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
敵稍却。則以奇兵邀擊。斷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
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
免。得其麾蓋。自敵入中原。其敗。初未嘗如此也。於是
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
路馬步軍副總管。宗弼既為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燕。

印錢見
關

范汝
建州據

山左副元帥宗維更以陝西副統撒離曷爲陝西經
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 壬午尚書省言近
分撥神武右軍往婺州屯駐合用錢理須拮據緣行
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契勘便錢之法自
祖宗以來行於諸路公私爲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務
經久致失信於民今來軍興調度與尋常事體不同
理當別行措置詔戶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
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推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爲
優潤有偽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
于此 范汝爲入建州遂據其城 甲申初興元府
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泉

興洋
諸士
義

三衙
不用
戚里
越州
火

錄張
九齡
後
錄程
順後

縣強壯號曰義士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於
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其後合興洋三泉
四郡義士至七萬人至今不廢 乙酉同知樞密院
事富直柔言 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
人蓋有指意 上曰參用戚里固 祖宗法然窒礙
處多恐不可用 戊戌行在越州火燼民居甚眾
己丑錄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昭為泉州口學
士辰錄程順孫易為分寧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十一月乙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安國試中書
舍人兼侍講秦檜薦之也 丁酉承事郎王趙充廣
西經略司幹辦公事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及收買

秦檜
薦胡
安國

復提
舉馬
詔移
安臨

婁寅
亮除
察官

戰馬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議者謂嶺外於西南夷
接境有馬可市時已罷買馬司以帥屬領其事工部
侍郎韓肖胄言戰以騎兵為勝今川陝馬網不通而
廣右隣諸蕃宜即邕州置官以市專責成功故復置官
提舉 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先是尚
書左僕射呂頤浩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
地尚有甲兵駐蹕之地最為急務要當使號令易通
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至是遂
定移蹕之議 參知政事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
撫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 己亥宣教郎
婁寅亮守監察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計也 辛丑太

續太常因革禮

復高謀祀

陳剛中罷食冗

常少卿趙子畫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明年乃成凡八十六篇為二十七卷子畫又言每歲春分日祀高謀自巡幸不行至於祓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乙巳迪功郎陳剛中上書論令民力凋瘵國用匱乏而冗食之官衆不急之務繁行在之局務可省併者三分居一而州縣冗食尤可怪駭以月計之不知所費緡錢幾百萬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足邦用上召對改合入官所陳令三省措置言者論浙西科斂之害以爲均買度牒勸諭官告下戶貧民皆以

論西斂
浙科

許越
許賊
吏

張
張琪

陳規
陳營
法田

困乏不支糶錢強令輸粟號曰均糶又別立一名曰借糶復計頃畝以月科敷上下相蒙名曰健吏若今盜賊幾半天下豈天下之人皆跖之徒哉願詔重科敷之罪嚴貪墨之法庶幾人心未叛天命未改詔本路漕司究實 知瓊州虞沈言近歲州縣之吏多賄敗者望自今命官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其監司不即按治者重行黜責從之 磔張琪于越州市 丁未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鎮營屯田畫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羣盜屢戰羣盜稍息規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

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保寨
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
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
之使從軍凡民戶所屯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
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
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
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畫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獎
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 庚戌同知樞密院事
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子手詔曰
朕仰瞻坐思雪神人之大耻不有濟濟多士真我周
行則不能也且已雖賢不若薦賢之為愈近得陳襄

詔舉
所知

薦章草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審如所薦斯為盛矣今宣示百辟卿士各舉爾所知應內外侍從須三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鏤板行下諸監司郡國郡國備錄申牒諸寄居到限五日具名同罪保舉繳連以聞舉得其人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於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為嫌

臣留正等曰臣誦周詩而知安天下之本觀孔子之言而得廣求人才之要文王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武王之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成王之詩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成周治效致兵寢刑措而國祚過八百年之永者本於

刑杞惡
濫周

此三詩而已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自昔論求才者多矣語簡而曲盡其要無過此
一言者今 太上皇帝詔曰方仰瞻雪耻不有多
士寘之周行則不能也此蓋深得文武成王爲治
之本詔又曰己雖賢不若薦賢之爲愈因舉陳襄
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疏草宣示羣臣使之各舉
所知則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是聚精會神相
與協成三十六年中興之治蓋本於此詔而已嗚
呼大哉

甲寅 上曰周杞任情喜怒不免濫刑以故言者紛
紛凡當官者小過失未有害唯濫刑爲當懲聞杞守

常州數濫殺人豈得不治 朕日聽斷若任情殺人豈不可邪顧恐非理爾輔臣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垂訓萬世

臣留正等曰兵刑一道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凡以禁暴而弭亂也唐虞之治不能無蠻裔姦宄之憂命咎繇作士刑期無刑而已矣 太上皇帝推不嗜殺人之心於其大者既敬且戒則其小者不論可知也刑一無疑一不辜豈不傷好生之德乎此酷吏所以不免也

乙卯紹興府奏百姓路榮失火罪狀 上曰此災不細恐是天戒不專為榮罪其杖遣足矣 丁巳日

祀本
天皇

令曹修
法六

恬叔擢
退教黃

南至命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祀昊天上帝于告
成觀初復舊禮也 辛酉偽齊秦鳳經略使郭振掠
白石鎮宣撫司選鋒將王彥等併兵禦之賊兵大敗
振爲官軍所獲遂復秦州 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
言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類以人吏
省記便爲予奪欺弊何所不有伏望改差詳定一司
敕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庶幾杜絕奸吏弄法受
賕之弊詔如其請旣而廣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
來上乃命參以七司所省記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
修立再踰年而後成云 十二月甲子翔詔直徽猷
閣黃叔教文學史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

公族
始為
從官

靖復
湖田

可除給事中令所在以禮躬遣赴行在 乙丑太常
少卿趙子畫權尚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為從官
自子畫始 丙寅詔依 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承
旨以兩制為之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
郡湖甸詔戶工部取會聞奏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
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
又高於海旱澇則逆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間樓
異守明王仲疑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
廢二郡陂湖以為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
官失省稅不可勝計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令趙
不搖以為便遂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而他未及也

紹興府火

論配害之科

申嚴斂禁之科

辛未夜行在紹興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日為百

姓甚害無如科配一事常賦之外一歲之間至五七次望今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自餘非泛科抑一切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柳約言遇災傷及經兵破難以不放逋欠外若實因軍期需索亦有許收量添酒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科其數別作支用昨降旨以自盜賊論望依累降指揮施行從之時議者又言朝廷之上喜徇 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言今日科斂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蠶未畢而催和買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顛天不聞誠宜嗟閔伏望明詔大臣繼自今勿以科斂為諱而特

坐舉
礙格
官罪

詔
欠
積欠

加條畫申飭監司俾不得加數倍尅因事侵漁詔申
嚴行下 乙亥初詔內外侍從官舉縣令中書記名
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爲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於銓
選之人乃命吏部參攷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
所舉官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
姦賊之吏無卹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須不免又取於
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爲盜不可得也可將
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形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
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
名令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
祖宗朝真決賊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

添職
事官
職錢

復廣
東茶
鹽司

遣仍籍沒家財 上以軍興民困吏緣為姦故盜賊

蜂起乃下此詔焉 以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仍

以所部屯洪州時飛遣其甥婿高澤民至紹興乃詐

為飛狀乞都統制或總管職事飛皇恐自辨詔諭以

出自 上意仍鑄印賜之 曹成據道州 戊寅以

羣出會稽許臣民實封言事 詔行在職事官人添

職錢十千 辛巳復置廣東茶鹽司舊淮南鹽息歲

收六百萬緡自軍興淮南道梗許通廣鹽於江湖諸

路而二年半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

為七八百錢議者以為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

提舉 戶部侍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

復諸路增
酒錢

諫官
置局

不殺
賊吏

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樞管餘備軍費從之
初監察御史婁寅亮既陳宗社大計尚書右僕射
秦檜以寅亮富直柔所薦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
中父死於敵匿不發喪壬午詔大理寺刻治 甲申
右司諫方孟卿言 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
爲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 祖宗以諫官
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內建置未有
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
相近置局 丁亥言者請賊吏當死者勿貸 上曰
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顧賊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
豈忍遽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 閣門宣

罷潘
永思

復銓
法銓

賜陳
東家
錢寒
賑給

□□□潘永思追一官坐為人市恩澤也先是大理
推治事連永思 上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
法乃命罷職就遠 戊子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尚
原勦殺金兵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劄言為水運
以給西軍 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
論浚者紛紛賴陛下保全得以安跡萬一有功實賴
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 上因備論天下
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為若聽浮言
則事將俱廢頤浩檜出至省府未食捷奏至 上大
喜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
如故事後不果試明年秋乃克行之 賜陳東家錢

和
軍
儲
報

交
陽
立
煥

五十萬 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

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 初命戶部降

本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 南平王李乾德

薨子陽煥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 卷中 華書局

高宗皇帝十一

詔復賢良科

給俸廉養

紹興二年春正月癸巳朔 上在紹興是日從官以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乙未詔諸路死囚應讞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按未通處許酌情減降如舊 上語及禁戢賊吏呂頤浩曰賊吏侵漁不可不禁 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目支與使之食足 然後可以養廉隅 上曰然輔臣因進呈諸路公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詔申明行下 臣留正等曰富而後教聖人之心也衣食足知榮

辱衆人之情也。今使仰事俯育且不給而欲以刑
法毆之於禮義教化之不克成宜哉。太上皇帝
將大治臧吏則先足其供給誠得事理之序。比年
以來州郡經費不芟屬吏之奉有至數月不給者。
天下賢人少而庸人多方責其廉而勢或使之鮮
廉誠不可不察也。

丙申福建江西荆湖安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
是世忠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留
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辛丑世
忠拔建州初范汝爲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
對樓雲梯火炮口口口之凡六日賊衆稍怠夜官軍

韓忠范
世平汝

李綱
活民建州

梯而上城遂破賊衆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爲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衆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爲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祠之世忠曰活尔曹者李相公也 士寅 上御舟發紹興至錢清堰乘馬而行丙午 上至臨安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乞以奉化縣界

非功
軍不
行遷
橫

把截所轉一官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政和初改
官名以郎大夫易正副使由是武功大夫率徑遷橫
行至是橫行凡數百千人中書舍人程俱力論其不
可且謂祖宗之制自閤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
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蓋橫行恩數多類從官以
元豐三年班簿考之橫行共二十二人如种諤韓存
寶劉昌祚姚麟之徒皆一時名將故元豐官制武
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今文臣之爲
庶官者率不過中大夫而武臣乃遷橫行此何理也
望自今非軍功勿遷從之己酉江淮發運副使宋
燁知臨安府丙辰詔見任郎官以建炎以來未

引對
郎官

限口
改田
議

簡放
三盜
部曲

經工殿者並引對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艱難之時朝廷廣收人才兼收議論郎官最號高選其間豈無英傑之士可備大用乃不令一覲清光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故有是旨 丁巳右司諫方孟卿言近權戶部侍郎柳約請推 祖宗限田之制凡品官名田數過者科數一同編戶今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過數者極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於民必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望寢前詔勿行從之 乙卯詔輔臣以邵青單德忠李捧三盜就招卿等連汰其衆留精銳堪出戰之士萬人中不過三千人可留宰相呂頤浩秦

禁傳
私

檜都統制張俊被旨揀放青等有衆二萬三千其疲
老不任披帶者皆釋之所存七千一如 上所料

臣留正等曰世傳漢高帝預知吳王濞五十年後
必反謂狀有反相可知也至於五十年之說非通
於數者不能蓋不然且其知三傑料陳平期周勃
之安劉氏此豈數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興其睿
智絕人 太上皇帝料降卒可用之數妙於著龜
其張良所謂沛公殆天授者歟

戊午詔自今停藏接引私鹽並與犯人一等科罪
己未詔修臨安府城之頽圯者 辛酉忠州團練
使楊勅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江西兵馬副

楊惟忠
勅

權罷
建州
鑄錢

選人
犯賊
不帶
左右

頌降
斛

總管楊惟忠邀勅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勅建

炎中為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至是乃敗二月丙

寅詔建州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故也

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元祐舊制寄祿

官分左右而賊吏不與焉言者謂祖宗以來選人

皆以州縣繫銜故無所分別今選階品秩雖早豈可

無以律貪而獨置之廉耻之外乃下吏部如所請

己巳詔權貨務依臨安府樣製造斛斛百隻降之諸

路倉部自外郎成大亨言紹興府斛斛增大出給之

際例各折閱興獄滋多惟臨安斛斛均平公私兩便

故有是旨庚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為荆湖

李帥廣
湖網

不好
華靡
不職
吏注
巡尉

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知道州向子恣奏
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秦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
上曰卿等當居中運才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
辛未 上諭輔臣曰將來御試舉人止造蓆棚於
講殿之前不必更修別殿呂頤浩因讚聖德以爲如
此可以示四方士人使知 陛下恭儉如此 上曰
朕天性不好華靡况與承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是古人處患難之事後世以爲誇美
上曰卿言極是 壬申詔自今巡尉毋得注吏職
出身人 乙亥雨雹 丁丑給事中黃叔教兼侍讀
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講 始淮南營田司募

波田叔
荒歲

民耕荒頃叔十五斛及是宣諭使傅崧卿言其太重故百姓歸業者少詔捐歲輸三之二俟三年乃征之仍賜崧卿錢五萬緡俾貸民爲牛種之費 己卯進呈張浚劄子 上曰敵人旣首領有不免者當知天意所在朕當兢謹以祈天弭禍庶幾其國有瘳乎

臣留正等曰自古帝王所以制馭邊境之道豈專以殺伐威武爲事哉亦曰修吾之德而已誠能嚴恭寅畏罔或怠荒務修德以當天意則足以應天矣天之心人之心也天人和同何災之不弭何外侮之足虞乎舜修德而苗格文修教而崇降用此道也 太上皇帝論及西北而欲以兢謹祈天弭

毀御服 鑄牌 監司 不任 本貫 始御 講至 論殿 誠盡 仁至 初置 著置 郎作

禍宜其收外攘之效而致中興之治歟

秦檜因奏言每見陛下屈己從諫中外士民無不

感悅 上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繡服間

之乃十年前京師舖戶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

將謂舊習未革朕所服者多繒素豈復有綺繡也

庚辰詔自今監司不得任本貫其見在任者皆移之

夜雷聲初發 癸未 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

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乙酉 上諭輔臣曰人主待

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

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莫

能當呂頤浩奏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

片高
衛上
甘露

勅吳
懋獻
餘

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
編次日歷 庚子知撫州高衛落職與宮觀衛言甘
露降於州之祥符觀具為圖工之王居正論今日恐
非天降祥瑞之時言者劾衛以蔡京園田叨冒改官
頃者抗疏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為地縉紳號為流外
侍郎今乃崇飾諂諛老不知愧望賜罷職從之 殿
中侍御史江躋言自古言利之臣不過口剝細民移
東於西以欺其上近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獻踰
五萬緡竊恐朝廷受之無名小人觀望爭相效尤殘
民以為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詔委自憲臣勘當
以聞懋守明踰年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懋

初祀高禩復荆湖南路北
妻亮寅死
李躬仁
李光韓世執
清

以等第貸民錢十萬緡又得推酤之贏軍用無乏其
後勘當如章但貶懋二秩而已己丑有司以春分
日祀高禩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即宮中飲福受
胙如儀復荆湖東西為荆湖南北路庚寅監察
御史婁寅亮罷寅亮既為秦檜所擠按治無所得至
是獄成坐為族叔郭名田改立官戶刑寺當寅亮私
罪杖罰銅七斤詔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幾寅亮卒
三月壬辰朔虔化縣兇賊李躬仁補閣門祗候其徒
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淮西招撫使
李光執韓世清于寧州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權
軍事趙令戮及吏民百餘人以其眾歸于孔彥舟

施遠
編管

羅江
淮發
運司

霍明
殺桑
仲桑
冊立
交趾
李陽
煥

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 承直郎施
遠除名婺州編管坐爲范汝爲游說辛企宗也 戊
戌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始 祖宗時發
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揚楚泗州置轉般
倉納受沂流摺運以贍中都且因諸路之凶豐而平
其糴及是江湖盜寇多網米不繼發運司歲費錢十
六七萬緡第職糴買而已故省之 襄陽府鄧隨郢
州鎮撫使桑仲爲知郢州霍明所殺囚其從者而以
反聞 上惻然授其二子昕維將仕郎 己亥制授
南越王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封交趾郡王
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 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獨

方原之山
捷鑄經印

賞張俊
兵衣汰
布事
論虎
朱兄
臣習
文弟
武習

安南如故 庚子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
通融應副 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揚政及金人
戰于方山原敗之 辛丑鑄 紹興經筵印 淮東
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寔言根括到揚州未
種水田一萬七千頃陸田一萬三千頃已分給六軍
趁時耕種從之 丙午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一
員 戊申江東統制軍馬張俊敘所降一官俊起於
諸盜所部凡七千餘人至是汰其老弱僅二千乃有
是命此即小張俊也 己酉臨安府布衣孫清上疏
論事詔賜束帛 癸丑詔寬兩淮租稅 童子朱虎
臣七歲能誦七書排陣布射與其兄端友偕來 上

殿取言
試直

張成策
九對

召對端友以誦經子書賜束帛而虎臣爲承信郎

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于講殿 上謂

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爲異日之用若其言
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 崇寧以來惡

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考
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諂佞者居下列鹽官進士張
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 陛下以
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沮臣觀金國有必亡之勢
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 陛下何如耳夫好戰必
亡夫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而金國皆與有焉
彼劉豫者素無勳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

科斂
名色

君親而委身以事之耳。幼主經營有同兒戲。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啓矣。臣觀濱江郡縣為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斂之名種類閎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匱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

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每感時遇物想惟聖
心雷厲天淚雨流思欲掃清邊境以迎 二聖之車
又曰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
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
前後有時者易踈前後者難間聖情荏苒不知其非
不若使之安灑掃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
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踈 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
講詩書之指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見聞闍寺之言如
狐狸夜號而鴟梟晝舞也 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
餘杭凌景夏次之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詞
實勝九成欲以爲第一 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

推張
等九成

禁新
錢減裂

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眞首選
誰謂不然遂賜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
同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
十人皆即家賜第希仲視廷試第五人恩例餘皆同
出身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
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
能為也 金人復自水洛城入侵統制官楊政等又
大敗之 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減裂務
令民間不能做倣 上謂呂頤浩曰比來苦雨前日
祈晴雨即止朕遣人於郊外取麥穗視之已結秀若
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茲誠上瑞何必甘露慶雲

耶順浩奏曰 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取木穗入禁
中又駕幸近郊觀稼皆聖主務農重穀之意

臣留正等曰昔周公於詩作七月歷序稼穡之艱
難於書作無逸必曰知稼穡之艱難稼穡賊事尔
何與於一人之貴哉蓋惟至貴不忘乎至賤然後
能有其貴況農事食之所出而食者民之所以生
歟周公之意可見矣 太上皇帝憂雨之久而喜
晴取麥於郊而喜麥之秀以爲過於甘露慶雲之
瑞大哉王言真中興之本歟

戊午詔景靈宮酌獻歲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損三
之一 詔應有坑冶去處令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

廢減
坑冶

呂頤浩
出師議

復州官
諸學

降趙進校
趙御書

費者並罷 庚申初桑仲之未死也遣譚憲來告以
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淮南以為聲援呂頤浩
信之始大議出師 夏四月壬戌進呈殿試陞降策
因奏有犯御名者 上曰犯御名法當扶出然使文
理可采亦不可因以失士 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
侍讀翟汝文參知政事 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十
三員時言者論文武之道不可偏廢須緣議者務減
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鐫減今所在州郡添差筦庫捕
盜官無慮十數何獨於此而吝之事下給舍看詳而
有是命 壬申江東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
進降之 乙亥初命館職校御府書籍 戊寅進呈

新第正奏名雜犯助教人乞依特奏名例推思 上
曰初降旨令考官以鯁正為上諛佞居下此以示朕
好惡凡士人當須自其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
立如張九成對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回避
擢在首選其誰曰不宜

臣留正等曰自鄉舉里選里之法壞而設科取士之
制行鄉舉里選務觀其行設科取士獨考其言其
事若不相同而皆可以得賢亦各一時之宜也故
嘗謂觀其行則必其行之至純考其言則必其言
之不詭若使諛佞之言得以進則是汙穢之行亦
可容為法以取士願宜如是乎然而以董仲舒之

呂頤浩
出師議

賢猶有不切之譏若劉蕡之直則有不第之恨道
之艱於自信與夫難於必行也尚矣非上之人有
以優容之何以作成士氣而收其顯效 太上皇
帝之策士以鯁正為上諛佞為下言之切直無所
回避者必寘之首選至犯御名者又免降黜其優
容也如何是何患於不得其人乎

己卯執政奏事 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檜
專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頤浩聞孫
仲進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及是 上諭
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朱勝非閑居錄曰呂頤浩春檜同秉政檜謀出呂

夫原訪官書生太
士中得上學

而專其政使其黨建言周宣內修政事以弭邊患
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於是除顧浩
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置修政局議更
張法度而檜領之

庚辰太學生許燾上書論事 上召對命為迪功

郎 壬午手詔曰比自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隔

絕滋久間有流寓東南者往往乏媒寡援姓名不能

上達良可惜也可詔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搜訪薦

舉三兩人以備器使 是日臨安火 癸未詔曰朕

寤寐中興累年于茲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考績

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

明詔
比戒

秦檜
欲專
權

均凡一時啓擬薦聞之士願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材器試可乃已豈有二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體國躬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為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為助欲傾頤浩而專朝權 上頗覺之故下是詔

臣留正等曰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帝王之道其大如天寧有私哉然而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以小民之意而窺天不知其為大宜其不免於怨咨

胡國制論
安國上

也 太上皇帝謂登庸二相體貌惟均一時啓擬
薦聞之士隨材任使曾無有二此其大者如天也
進用之人或潛效偏私寔成離間使分明植黨互
相傾搖之患不免上貽聖慮此猶以小民之意而
窺天者也大抵天下之事不患於不可制而患於
不能知之於微而革之於早豈有不可制之事
哉此 太上皇帝所以於其幾微而明辨之不憚
於播告之修而以絕朋比之漸也

甲申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制國論大略謂 陛下
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
而六飛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爲分鎮恐非設險守邦

育蠶
宮中

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甲可以強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以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脊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爲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言 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 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 乙酉呂頤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少寬聖慮 上曰朕宮中亦自有蠶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實儉 李綱始受湖廣宣撫使之命是日 上遣內侍于蓋撫

陳用賀綱呂浩督
冲不李順建

減州額高
建鑄鑿貢

問令視上道乃還賓客多往賀綱有臨川陳冲用者
獨不賀人間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
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閑居其望尤重若因此成功
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今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
有 戊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韓忠彥進封魏國公 己丑詔建州豐國監復鑄錢
監舊有役兵五百歲鑄錢二十五萬緡及是纔餘役
卒數十人乃減鑄額之半 庚寅偽齊劉豫移都汴
京 閏四月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崔維清沈起入貢
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為右承奉郎封

孔玠 襲封
賜進 身士
岳飛 破曹
成 罷後
苑作
王大 智造
戰車

衍聖公 甲午 上諭呂順浩曰卿者艾有勞今總
督之任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順浩皇恐奉詔
乙未詔諸路類試進士赴殿試不及人正奏名與
進士同出身特奏名與助教調官以道梗特優之也
丙申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于賀州
境上大破之成率餘兵屯桂嶺縣 丁酉罷後苑作
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鏹以爲武備 己亥呂順浩進
呈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所造戰車 上言大智知
兵法可用因語順浩人才隨能器使皆可就事卿爲
宰相當識拔人物如大智宜擢以自隨令造水戰之
具不當棄能也 詔移紹興府推貨務都茶場於臨

新韓世清
章宜
奏
平
曾
就
至
奉
身
約

安 甲丑詔韓世清特處斬 乙巳宰相奏以大理

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誼儒者賴其奏謝平恕使民

不寬勿令補外 丙午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敗曹

成於桂嶺縣成拔寨遁去韓世忠遣董旼往招之成

以其衆就招 壬子呂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

淮之間若車駕時巡則諸將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

玉食不備 上曰朕自艱難以來奉身至約昔爲元

帥與士卒同甘苦一日在道絕糧朕亦終日不食令

居禁中雖太官上食間食彘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

肉食庸何傷乎 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

除時呂頤浩奏檜言 祖宗舊制內外差遣並付審

減除
堂運
吏部

賀獻
書康
得

李李
道橫
明運
霍

地記
祇皇

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請謁奔競之風息近世
堂除闕多侵占注擬士人失職廉耻道喪欲外自監
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
職書局編修官外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 戊午
將仕郎賀康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康監平江府
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 己未封漢南昌尉梅福爲
吏隱真人 初桑仲旣爲知郢州霍明所殺都統制
李橫副統制李道共率其兵縞素圍郢州明知事急
乃夜半與其徒數百趨石城下漢江泛舟順流而去
橫遂併將郢軍留其黨李簡知郢州 五月庚申朔
日北至祀 皇地祇于天慶觀之望祭殿始用牲玉

權彥興議
邦中十

朱勝非觀
勝宮

辛酉兵部尚書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十
議以圖中原其一謂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于
江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
三論講讀之官宜取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
其四言察忠邪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
用又謂股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
屬大事必得賢大將而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可省又
謂宗室中傑然有人望可留宿衛者宜置諸左右又
謂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與邦彥
善故薦用之 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
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薦之也 癸亥呂

詔舉
將帥

罷回
易庫

孝宗
入禁

願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將崔增趙延壽
二軍從行百官班送 甲子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
為將帥者二人樞密院置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
右武之時雖一大將嘗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隱
約之中尚多奇士故有是旨 丁卯罷兩浙轉運司
回易庫 辛未詔左文林郎趙子偁令赴都堂審察
時知南外宗正事令憲奉詔選宗子伯琮伯浩入禁
中伯浩豐而澤伯琮清而癯 上初愛伯浩忽曰更
子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猫過伯浩以足蹴之伯琮
拱立如故 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耶乃賜
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子偁為左宣教郎 壬

霖
雨
霖
數

李
綱
李
綱

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臣躬督獄訟
丙子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度自温
州趨湖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綱由汀道州之鎮至
是綱言 祖宗朝宣撫使以執政爲之近張浚孟度
爲宣撫皆見執政如臣起廢典藩亦冒使名兼度已
領湖南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處盜
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
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椿留不知何所遵
稟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吏行移措置皆有所妨望
詳酌事宜明降處分使有遵守綱又言自建昌虔吉
至衡潭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曹成在連賀非

忠
銳
軍
叛

臨
安
府
火

重兵不可行詔綱先往廣東置司捍寇俟庾世忠撫
定盜賊畢赴潭州於是曹成已爲岳飛所破遂就韓
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 丁丑初呂頤浩總師次
常州其前軍將趙延壽所部忠銳軍叛過金壇縣知
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爲所敗賊逐之至市河思
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王德追叛兵及之
盡殲其衆於是頤浩稱疾不進 庚辰臨安府火彌
六七里延燒萬餘家時浙部淫雨害稼御史中丞沈
與求因推言災異謂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
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
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夫

沈與
求乞
盡誠

畏天不以誠則工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誠則
詔令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間日進將以
疑似而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
而惡直士違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悖骨
肉之親而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宦寺之權而不以
誠則雖名為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宮闈之化而
不以誠則雖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
意而行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願為福耳
上嘉納焉 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敵若用師
當由武昌建康兩路而來其造海舟慮為虛聲以懼
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敵舟得至向頭而

沈與
求乞
備料

置御
前軍
器所
應
決
因

已入吾腹心之地矣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
州石港通州料角陳貼通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
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一
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料倘於
石港料角等處拘汊水手優給庸直而存養之以待
緩急之用彼亦安能衝突詔以付都督府既而呂順
浩言料角等處去金陵遠遠緩急恐失事機乞就委
劉光世措置從之三省請於行在別置作院一所
令諸軍匠各造器甲並申朝廷支撥後以御前軍器
所爲名仍隸工部甲申上臨軒踈決繫囚自是
遂爲故事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

折帛錢之始

置修局政

如兩浙例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純七萬匹成都府廣西路布七十七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蓋自此始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于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戶部侍郎黃叔敖為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為參議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屯田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郎張翥並為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仍詔侍從臺省寺監

格上絲禁浚
管供帛張通

復對事
轉故

官監司守令各述所見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
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樁管
非朝旨而擅用者依軍法 丁亥初宣撫處置使張
浚以淮鹽未通乃通天寧鹽於京西湖北至是秦檜
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蜀鹽詔不許 戊
子手詔用 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轉對令
極言得失先是詔臺省官限半月各述利害條具以
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
非時入對不在輪對及條列之限乃命釐務官通直
郎以上如初詔 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
初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 宣和間

毀棄
金屏
障

李宏
殺友
大臣
子除
職

所製間金銷金屏障等物至行在御史中丞沈與求
奏曰 陛下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已下不足道也
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
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為
小人希旨之戒詔屏障令臨安府毀棄康國特降二
官 六月庚寅朔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
東招撫使馬友殺之 辛卯呂抗呂撫並直秘閣主
管萬壽觀呂挺為右承務郎中興後大臣子以恩澤
除職名自此始

朱勝非閑居錄曰 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並不堂
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

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為執政侍從建炎以後子弟得職名者汪伯彥子召嗣直徽猷閣呂頤浩二子抗撫秦檜兄梓並為直秘閣張浚兄澗亦直徽猷閣李綱弟維亦直秘閣倖門復啓蓋諸公不為國家計也

樞密院士
刻石
戒銘

詔進士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赴行在之人並充樞密院效士其後都督行府亦如之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坐右

臣留正等曰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誠其意蓋謂

夫不忘乎目則不忘乎心不忘乎心則不忘乎設
施注措之間此内外交相養之道而亦其理之必
然者也是銘也以虐民欺天爲戒其說明甚使人
人服而行之敢不悉心於愛民乎惟其蔽而莫之
知故棄而莫之恤今斯銘日在其目則必能隱於
其心而見諸行事矣此 太宗皇帝製銘之意而
太上皇帝復俾刻諸庭石置之座右之深旨也爲
守爲令者可不念哉

初命廣西經略司即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
戰馬至是經略司言比歲不逞之徒多以金銀市馬
鬻於羣盜故馬直踴貴望於 大觀格遞增二分許

增價
馬市

軍補
右功
選正
法歷

之舊格入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四十五千最下高
四尺一寸者直十有三千其餘以是爲差然蠻馬尤
馴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
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馬 甲午 上諭輔臣曰
士有從軍該賞者可第補右選庶清流品三年自有
科舉取士豈可開此一路 上又曰今歷官不精推
步七曜細行皆不能算故歷差一日近得紀元歷已
令參考自明年當改正 戊戌朝廷聞曹成爲岳飛
所破乃命孟庾班師李綱徑如潭州而飛以所部之
江州屯駐 己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宮比臨
安增朔後殿仍修蓋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

修宮費
行惜

宰執
不和

之其後 上手詔光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
進呈 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
緡亦未為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
所不至 壬寅御筆翟汝文罷參知政事時四方上
奏未決吏緣為奸汝文語尚書右僕射秦檜宜責都
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汝文嘗受詞牒書字用印直
送省部檜不能平他日因對汝文乞治堂吏受賂者
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為宰
臣所劾無顏居位力求去 上意不直汝文右司諫
方孟卿因奏汝文不顧大體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
防秋在近規為脫去之計 上以詔諭留汝文汝文

終不釋孟卿章再上遂命出守

朱勝非閑居錄曰秦檜作相力引翟汝文參預纔數月失歡對按相詬秦斥翟曰狂生翟詈秦曰濁氣左右堂吏至今能言之唐相鄭畋盧攜議備禦王仙芝黃巢爭論不叶擲硯相擊識者謂唐室衰亂之兆今方圖中興豈當爾耶

孔舟劉
彦降豫

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偽齊 乙巳詔命書樞

密院事權邦彥兼權參知政事 戊申輔臣進呈大

理少卿李曦論 太祖皇帝明謹獄事 上曰此

太祖皇帝德澤也朕敢不遵承每於庶獄奏讞未嘗不謹慎亦未嘗送下公事恐獄吏觀望鍛鍊人罪邦

致致
謹讞

職事
官復
權郎

初復
提舉

呂頤
呂浩

尹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上然之 庚戌御
史中丞沈與求言 祖宗故事許令館職兼在京釐
務官所以蓄養人材自今劇曹郎官并繁冗局務有
闕乞於館職編修計議刪定官太常丞博士國子監
丞內隨才選差亦可試其能否從之自是職事官復
權郎矣 癸丑李健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初復提舉
官也 甲寅詔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
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
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
引疾求罷 上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
還朝以崧卿權主管都督府職事 乙卯 上謂秦

瑜泰
檜修

解元
執李
宏
張俊
器
進軍
措置
賣官
田

檜曰周宣內修政事以弭邊釁近設修政局令百官
各條具利害甚善所謂修車馬備器械至於邊境之
事卿更宜講求檜曰臣敢不奉詔 福建江湖宣撫
司統制解元巨振以所部入潭州執李宏以歸韓世
忠即以宏爲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友死以救
書勞宏而宏已執矣 丁巳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
請本軍自造軍器赴朝廷呈訖置庫椿管下戶部支
物料價錢許之 戊午詔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各委
漕臣一負措置出賣官田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一